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九

禮儀部六 封禪 蒐狩 示仁附 非禮附 禽荒附

封禪一

原禮記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成也祭天告以成功也 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白虎通曰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效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 又曰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

告之義也　又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　帝王世紀曰黃帝得寶鼎興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為雲師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一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顓頊封太山禪云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

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即帝位徵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始皇上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封藏皆秘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諸儒生譏之　又曰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乙

卯命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如郊太一禮　又曰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以加禮皆至泰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漢書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注云王者功成治定告成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增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二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

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原
漢書曰倪寬對策云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功此帝
王之盛節　增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詔
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
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
羣臣不敢復言　原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許梁
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

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又曰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明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　又曰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即位於壇南北面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

漢官儀曰封禪泰山就武帝封處累其石發壇置玉牒書封石此中復封石檢　又曰泰山東名曰日觀日

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出北有石室壇南有盤中有玉龜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洛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十五始齋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上山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　封禪儀注曰持禮凡三十人上發壇上十石函一作礁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函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雜用四方土各依其色　增文獻通考魏明帝時中護

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　原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為天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勑封岳以彰聖德詔曰此盛德之事非所議也　增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具儀注屬魏師南逼其意乃息孝

武大明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　原宋書江夏王義恭表云雕氣降雺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宜其脩封泰山瘞玉岱趾　增宋書禮志曰永光三年高祖將掃戎狄渾一天宇會計洛陽秩禮名嶽羣臣且相謂曰須王振旅飲至隴朔無塵當議奏封禪脩升中之禮縉紳文者或曰宜然自漢光武登封之後斯絕矣　孫言宋書曰袁淑為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北討淑侍坐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

永久今當鳴鑾中嶽疾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使聲齊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文獻通考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

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
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朝野皆請封禪詔曰豈可命一
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
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今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
十四年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
創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兹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

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並請封禪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彝翟不慕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謂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則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彝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虚此臣所以竊為未可臣未能遠比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去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令伊洛巳東曁於海岱萑莽巨浸茫茫千里人煙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間阻豈可引彼彝翟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灾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言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於是乃止焉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

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内又年穀累登表封泰
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為盛事勸朕行
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
亦可以比德於堯舜昔始皇為合天心自稱皇帝登封
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節儉刑措不用
今皆稱始皇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言之無
假封禪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為圓壇山南四里如
圜丘三壝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

以玉為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又如受命璽石䃔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䃔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䃔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分印齒二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分檢立於䃔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䃔

隅皆一尺𥗭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
𥗭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𥗭隅相
應又為壇於山上廣五丈髙九尺四出陛一壝號登封
壇玉檢玉牒石𥗭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為降禪壇于
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壝上飾以黄四方
如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
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
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蒼地祇褥以黄配褥皆以

紫而尊爵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圜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磩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冊於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率六宮以登其帷帟皆錦繡君羣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禪

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　明皇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於是說與徐堅等刋定儀注立圓臺于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為燎壇于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髙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户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又積柴于

壇南為燎壇於山上又為玉冊金匱石䃭皆如高宗之制明皇初以謂升中于崇山精享也不可喧譁欲使亞獻以下皆行禮山下壇名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夫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羣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臣皆祭山下壇明皇問前世何為祕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

民祈福無以祕為即出玉牒以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
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髙
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
不定上命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内艱推戴聖父恭承大
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
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宋太宗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
餘人詣闕請東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羣臣獻歌頌稱功
德請封禪者不可勝計雍熙元年羣臣三上表陳請詔

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災詔罷封禪　真宗祥符元年兖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七十八人詣闕請封禪上曰此大事不可輕議知州邵曄又率屬官及兖州進士孔謂等伏闕陳請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七十人詣東上閤門請封泰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乃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　九月朔詔審刑院開封府勿奏大辟案十月禁天下屠宰上自告廟即屏葷

茹羣臣三上表以道塗寒沍請復常膳不許又令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樂有司請登封日圜臺立黄麾仗至山下壇設權火將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漆牌遣執杖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即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又社首瘞坎亦設權火三為準從之上遣司天以漏壺先設山之上下及以日晷覆校復於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黄峴岱岳觀各以長竿揭籠燈下照参候

不懲其節辛卯車駕發京師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宫戊申清齋于穆清殿諸司陞山人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鞾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列于山下黄麾仗衛士親從卒自山阯盤道至太平頂兩步一人綵繡相間樹當道者令勿伐幄止以繒帛縈之路經峻隘上必降輦徒步有司議並扶衛皆却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上辭氣益莊至迴馬嶺以天門斗峻

給從官橫板選親從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鞵上至
衛幄召近臣觀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
幕遲明未已及上至天氣溫和纎羅不動祀官㸃饌習
儀於圜臺祥光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塲辛亥
設昊天上帝位於圜臺奉天書於坐左太祖太宗並配
西北側申祖宗恭祀之意上服衮冕陞臺奠獻侍從導
衛悉減去拂翟止於壝門籠燭前導亦徹之中書侍郎
讀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

啓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
累盛粵惟冲人丕承列聖一紀于茲四隩來暨時和年
豐羣生咸遂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岳對越上元
祈福逮下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昌允
保純錫令羣官享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還次司天監
跪奏慶雲繞壇月有黃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即日還
仗奉高宮壬子禪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禮上至山下服
鞾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峻滑請乘步輦上曰接神

在邇敢不徒行五使等復固請終不許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燃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宇澄霽燭焰凝然封石䃭訖紫氣蒙壇法駕還奉高宫日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懽呼動天地國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奇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覲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配坐金匱迴日奉置太廟夲室上作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初王欽若言唐高宗明皇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

德故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數祐敘祖宗盛美爾又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改太平頂曰太平嶺先是太山多陰翳雷雨及工徒陞山景氣晴爽上之廵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怡和祥應紛委咸以為誠感昭格天意助順之致也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荅齊桓之言以為古封禪七十

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不載非事實也　原河圖真紀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人　河圖會昌符曰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功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垂度示典功平致敬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臻未可以封鄭康成注比目東方異氣所

生名鱗　增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為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以黄金為泥以銀為繩經無明文以義説之所以止封岱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於泰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禪梁父者泰山之支屬能配泰山之德也　風俗通曰封禪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始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惟泰山乎封禪之制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

成名以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　又曰封泰山禪梁父
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
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　桓譚新論曰泰山之
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袁
淮正論曰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
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
所爲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
其制為封土方丈餘崇於泰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

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

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

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

也奚必於泰山　王嬰古今通論曰泰山上為天門值

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

成治定則告成於天登封泰山刻石紀號　原太康地

紀曰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

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司馬

相如封禪書曰業隆於襁褓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存於今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昭號書尊名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應劭注襁褓謂成王也二后文武也　張華議曰海内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正宜禮中岳封泰山發德號明至尊厚福慶篤黎民

封禪二

原承天　報地並詳封禪一　降禪　升封謝靈運泰山吟曰岱宗秀維岳

崔崒刺雲天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下詳封禪一 建號 著紀並詳封禪一

加厚 增高見白虎通詳封禪一 封金 刻石 金策 石檢

金印 玉璽以上並詳封禪一 三脊 六穗史記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 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于庖注導擇也一莖六穗謂擇嘉禾之米于庖以供祭祀

西鶼 東鰈謝莊表請封禪奏曰江淮鄗上之使結軌於壁門西鶼北采之譯相望於道路下詳封禪一

檢玉 泥金並詳封禪一 探策 封檢並詳封禪一

石室 天關並詳封禪一 日觀 雲關並詳封禪

一合符　展采漢書公孫弘曰黄帝封東岳泰山禪九山合符然後不死　司馬相如封禪書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而祓飾厥文　尊名　盛節並詳封禪一　泰雨　漢雲並詳封禪一　石蓋　金繩上見封禪儀注並詳封禪一　仙閭　天門漢書上脩五年之禮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　漢官儀泰山下直上七十里至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窻矣　勒石　瘞玉上見桓譚新論並詳封禪一　射牛　縱雉並詳封禪一　方岳　圓壇韋曜毛詩問答時邁之詩巡狩祭告方岳也鄭注天子巡狩邦國至方岳之下而封禪下見續漢書詳封禪一　玉盤　石礠　玉檢　石泥　受符

奉牒 事天 詳封禪一 禮地 史記封禪書上遂東巡海上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 報德 東觀光武紀中元元年羣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也 告平 見五經通義詳封禪一 發德號 飛英聲 已上並詳封禪一 揚仁風 騰茂實 張華封禪儀肇自生人則有后辟載化之數莫之能紀大德齊代揮揚仁風 下詳封禪一 禪高里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禪高里伏儼注高里山名在泰山下 登介丘 司馬相如封禪書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應劭注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 接神仙 史記封禪書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

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

承靈瑞　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碑文曰是月辛卯柴祭封泰山甲午禪於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兹一宇垂於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也

廣符瑞　司馬相如封禪書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

汙編錄　典略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蝕百姓怨歎而有事泰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强顏耶

名山望來　司馬相如封禪書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設壇望幸　又陛下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

帝乖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孟康注意者言泰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

奉符行事 又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欵天神

勒功中岳以彰至尊

特牲告祠 續漢書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牲特於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

岱宗為長 詩含神霧云五岳視三公岱宗為之長封禪往焉

高帝配天 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駕東巡二月二十二日祭日中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有頃詔百官以次下明日問起居二十四日發至梁父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禪祭於梁陰以高帝配天以高后配地

必於岱宗 見風俗通詳封禪一

必於泰山 白虎通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

所交代之處也

吉日刻玉 續漢書祭祀志以建武三十二年為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藁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也

辛卯登封 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辛卯登封泰山

輦人挽升 封禪儀建武三十二年東巡二月二十一日夕牲二十二日祭燔燎禮畢百官各以次上國家御首輦人挽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

太常治禮 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登封泰山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親封畢太常治禮

先上刻石 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正月詔梁松等復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

先之觀壇 封禪儀記車駕東巡二月十五日始齋其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

玉牒金縷 祭祀志檢用金

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

金繩石泥封禪儀以金為繩以石為泥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上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

青氣上屬漢官儀光武登封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氣上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

黃鵠來壇詳祭祀總載

山呼萬歲漢書武帝紀詔曰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氣成宮闕詳封禪一

降坐明堂漢書武帝紀上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注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

藏書方石後漢書祭祀志光武求元封時封禪故事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用玉牒書藏方石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旁又用石碑以刻書

建武事應劭漢官儀載漢武封禪事具略云是朝上山騎行

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境遥望其人或為白石或如雲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傍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

太康奏宋書太康元年冬有司奏自古聖明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今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揚名萬世以顯祖宗請告太常具儀禮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絶之

齊黄軒文選登封降禪齊乎黄軒

勒漢武漢武勒而虚美

登岱勒封與黄比崇

封岱勒成以紀太平之功

何必泰山袁子正論嵩高六合之中何必泰山 誰敢欺天建武詔詳封一咸

五登三 石紀 金字 紀德 銘功 紀聖號

編金策 閉以玉檢 封以金泥 踐三五之遥迹

踵八九之遐武文選注八九謂七十二君也 增德隆光被 功成

道洽 陽羨石室 奉高太壇 脩封瘞玉 發壇置

牒 昭姓考功 垂度示典 尚書藏牒 皇帝親封

封禪三

原詩唐李義府羨陪封禪詩曰天齊標巨鎮日觀啓崇

期岧嶤臨渤澥隱嶙拴河沂眺迴分吳乘凌髙屬漢祠

建岳誠為長升功諒在茲帝猷符廣運元範暢文思飛

聲總地絡騰化撫乾維瑞册開珍鳳禎圖薦寶龜創封

超昔夏脩禪掩前姬東后方肆覲西都導六師石閭環

藻衛金壇映巖帷仙階溢鄗黍靈檢耀祥芝張樂紛韶

頀觀禮縱華夷佳氣浮丹谷榮光泛綠坻三始昭遐貺

萬歲受重釐

原表唐李百藥勸封禪表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

天地同和六宗五帝禋祀惟永名山大川饗禮無斁而告成方岳獨異師古自朝及野馳心蕩慮伏願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斯盛禮聽萬歲之逸響紹千載之遐蹤　朱子奢請封禪表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者元后聖人之大寶曰位固其位者上元豈可不對越壇場欽若穹昊雖復舜格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而揖讓濟澆道於干戈步驟之迹以殊損益之功斯異誠有之矣至於詔蹕梁父張樂介丘增類帝

之封典射牛之禮考績禋燎繼蹤韶夏豈殊道也　岑文本勸封禪表曰伏願順萬國之歡心膺三靈之睠命備天官以周衛盛輿服以廵遊五輅齊列六龍按轡瞻岱郊而啓軷指嬴里為一息詔卿士延禮官設壇場陳玉帛禋六宗而報上帝班五瑞以朝諸侯成天下之壯觀紹帝王之盛節俾夫山稱萬歲壇燭神光播厚福於無窮揚鴻徽於來裔　高若思勸封禪表曰伏願褰旒寫照洽羣請於帝俞闢曠垂矜遂微懇於人欲騰茲璽

誥激彼天波徹萬玉以警途詔八神而弭策藉江茅而
陳鄗黍飾蒼璧而奠黃琮馳萬歲以飛聲接九重而娩
美使編珠毓貺開麗色於金泥觸石凝禎蕩浮華於石
礎式昭昌祚永播鴻名凡在生靈義深聳踴
增議唐顔師古封禪議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欵
謁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為壇下距預申齋潔贄饗
已畢然後登封既表慎重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
於山下封於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

為允今請山上圜壇廣五尺髙九尺用五色土為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而就行事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為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不為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稽其縝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磩磩非稽古之文本無義訓可尋贏縮之間貴在折中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纒以金繩用備

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令且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為封匪惟嚴秘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於圜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既訖加五色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實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傳之無窮永存不朽至於廣袤之數足以載文

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
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令請玉牒
長一尺二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其印齒疎密隨
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飾令既
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横安請
並弗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
休烈其義逺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垓威横八極靈
祇不愛其寶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贊述希夷以攄臣下

之至具祭壇之例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百神固宜刻頌顯揚功業至如小距壝壇石闕別樹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於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元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肅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詔旨集

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　裴守真封禪射牲議曰據周禮及國語昭示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惟奠玉獻酌而已令若祀前一日射牲之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

從減罷

蒐狩一

原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故爾雅曰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云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

狩為得獸取之無所擇此則為田除害之義　增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又曰田獲三品　又曰田獲三狐　又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史記殷本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詩曰田車既駕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

罝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又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又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詩傳不盈盈也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以習射于澤宮中則取禽鄭箋云射右耳本射當為達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原周禮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

田茇草舍止也軍有草止之法　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閲遂以狩田　禮曰頒禽隆諸長者而悌達乎𮪍狩矣又曰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増禮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歳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

然後斧斤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周禮若大田則率有司饁獸於郊遂頒禽　又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畋則守罟　又曰甸祝掌四時之田師甸致禽於虞中　又曰大司馬狩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太宰職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又曰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又曰獸人弊田令禽注於虞中　又春官

司徒凡甸冠弁服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又翨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　又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原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增傳曰已

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　又曰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犬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門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原穀梁曰秋蒐於紅以習用武事　增又曰士衆習射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以知貴仁義賤勇力也　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

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
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
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
徒協旅司寇協姦掦協入廩協出則是少多死生出入
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
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

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

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　漢書司馬

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召問相如相如曰此諸侯

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為子虛虛言

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

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為辭其卒章歸

之於節儉因以諷諫　元昺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　元帝永光元年行幸甘泉禮泰畤禮畢因

留射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獲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於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尅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

便坐於武帳岡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

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為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旗門天子乘馬從南旗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

禽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等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刃而還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率其

軍集于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豬車駕六黑驪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軍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豬軜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

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對曰陛下游田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私計則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之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月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

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兎數十頭　總章二年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逮岐梁歷普潤為兩頭　明皇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校皆錦袍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於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薄狩郊畿旣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于令　端拱元年十月詔自今非時朕不於近甸遊獵其五方所畜鷹

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淳化五年臘
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
狐兔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
教駿所養鷹鶻除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拜禮外
其餘並去其羈紲縱之山林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
獵天禧初又詔禁園草地許民耕墾　仁宗慶歷五年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柬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
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脩此禮願

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
獵於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
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
獵於楊邨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麞兔馳薦太
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
絹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韓邨自玉津園去
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
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

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于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　原文子曰先王之法也不焚林而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也　增又曰豺未祭獸罝網不通於埜鷹隼未擊羅網不張於谷

莊子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鴈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

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我獵得善言而歸　晏子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肢也有四肢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附示仁　非禮　禽荒

原講武

習戎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教之以風雅禮記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注五戎弓矢殳矛戈戟

搏獸　大蒐上詳蒐狩一

魏文帝校獵賦高宗征於鬼方兮黃帝有事於阪泉慍蜀備之作戾兮忿吳夷之不藩將訓兵而講武兮因大蒐乎田隙

竦戎　講旅揚雄長楊賦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王粲校獵賦遵古道以遊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

秋田　冬狩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胷中曾不蔕芥下詳前

建大麾周禮　下大綏禮記　獵長楊漢書

歷上蘭班固　載翠冑　倚金鞍張衡　乘鏤象　馭玉虬

司馬相如　乘雕輅　駟飛黃 應瑒　大田簡衆 周禮　蒐狩習

武 左氏　選徒萬騎 司馬相如　駕雕六駮 張衡　背夏涉冬 司馬

相如　施車載旌 周禮　岐陽之蒐 春秋成有岐陽之蒐　漆沮之從

蒐於岐陽 帝王世紀　獮於七澤 穆天子傳　升彼大阜 詩

獮於陘山 穆天子傳　弓燥手柔　草淺獸肥 典論歲之暮春勾芒司節

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凡子丹獮於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　屬車轇轕

羽騎騰驤 應瑒　過防不逐　面傷不獻 穀梁秋蒐於紅禮之大者

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

與士衆　示禮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示汏商紂爲黎之蒐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　驅害詳蒐狩一　用鮮子産曰惟君用鮮注取鮮禽以祭　簡車賦　習軍旅禮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講戎事　纘武功　增縣狟　射麋　即鹿

從禽從禽于外上無逸飛下無遺走　獻禽傳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　饁獸

獻獸詳蒐狩一　分禽史記任安爲亭長邑人俱出獵任安常爲分禽麋鹿部署老少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也　攽禽文選曾衆攽禽論功賜也　給鮮傳獸人無乃不給於鮮　計

鮮七命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考功 公獸詳蒐狩一 私縱詳蒐狩一 指蹤漢高曰追殺獸者狗也指示蹤者人也 犄角左傳捕鹿也 四時 三品詳蒐狩一 獵禁禁俗掌部格西京五百里內宜禁捕獵犯者王公以下錄奏痛決一頓 獵較詳蒐狩一 御衆 斷爭詳蒐狩一 竭作禮詳蒐狩一 時畋 張羅詳蒐狩一 施弋文選鷹隼未發短弋不施於谿隧 東津魏文帝詩巾東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罝施密網罕罼飄如雲 南圃後漢張衡羽獵賦皇上感天思之繆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萊藪翦荆棘而夷榛株於是鳳凰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萬神蹕御羲和奉鑾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瓏玲山谷為之澹淡丘陵為之蔵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於伊

洛負遥集乎南圃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颷厲羽騎電騖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轔雉兔弓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挂網獸與矢遇

黃淬 見二虞條

紫陌 王粲獵賦濟漳浦而横乘倚紫陌而並征

四校 上林賦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

二虞 應瑒校獵賦乃命有司巡士周巡二虞萊埜三扈表禽北彌大陸南厲黃淬

九井 晉中興書桓石秀谿第二子也不以榮爵嬰心惟以弋釣為事游覽樂足一丘桓沖嘗與石秀共獵登九井山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盼嘯詠而已

雙川 魏文帝校獵賦披高門而方軌遵長途而直騖長鍛紖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叢林動若奔山超崇岸之層崖厲障湟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颷屬雷響振天地謋聲蕩山岳遂躝封豨藉麋鹿捎飛鳶接鶩鶩聚者成丘陵散者塡谿谷流血赫其丹埜羽毛紛

其翳目考功較績頒賜有序 獸人禮 獸臣虞箴曰獸臣司原 山虞

澤虞皆掌田獵之事 有禮詳蒐狩一 順時詳蒐狩一 獲三狐易

告介麋 獵長洲 歷上蘭 前期出法 農隙講武

不逐不獻穀梁詳蒐狩一 未埶不火文子詳蒐狩一 宗祧之事

傳楚子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陵言田獵為宗祧 祭禽之禮獵得禽獸以供祭祀 獲

而植旌夏官田僕令獲者植旌 獻則比禽夏官田僕及獻比禽 御貫乃

獲左傳 射中則得穀梁詳蒐狩一 獵得王佐文王將獵而飛熊入夢占之曰

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得伯王之佐 獵得善言莊子詳蒐狩一 原講一時

之武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遵三畋之文禮王者一歲三田詳蒐狩一宋公載燧爰分左右之盂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夏官建旗必殊險易之主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大司馬職云增因氣致殺張協七命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順時取禽蔡邕月令章句季秋之月天子乃教田獵習五戎班馬政具出以順時取禽具禮將軍執晉鼓師率執提旅率執鼙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之節田則張幕田則設席禮禦自汧渭楊雄經營酆鎬天子不合圍春田不圍澤刈蘭以為防置旌以為門見前荷

垂天之畢　張竟埜之罘　靡日月之朱竿　曳彗星之飛旗（並揚雄賦）　逐禽輭十里　馳射常百步　掩長楊而連五柞　繞黃山而疑牛首　命荊州使起鳥　詔梁野而驅獸（班固）　君臣田獵以講武事　王者田獵以戒不虞　虎落三嵕以為司馬　圍徑百里而為殿門（揚雄）　建旗於表　置旗於門　講事必在於有儀　鹽利取觀於不犯　示仁原禁毒矢（禮禁麛卵與其毒矢射者注謂其失物且害心多）　禁泆澤（禮謂以毒藥泆水中令魚蟲盡死）　不殺胎（禮）　無探

卵宣詔曰毋得春夏探卵彈射飛鳥不彈物以昭仁無藥獸月令三月餧獸之藥無出國門射不剪謂向巳者取以道田不夭殀無麛無卵董仲舒曰禮不麛不卵巴西取麑違命皆非禮也不綱不宿孔子三驅之禮一面之仁畋既以時殺亦中禮苟不導其生成則何殊於暴殄慕天乙之仁且開羅網卜渭濱之獵不在熊羆鑒五子之戒無及於荒考三驅之文不專於殺畋雖中禮不取於蚳蝝殺亦有仁無及於麛卵蒐狩以時合騶虞之神化胎卵盡取是

竭澤之淫風 非禮原射鴻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
於囿二子怒詳鴻 矢魚 又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注矢陳也陳捕魚之器 身剪 禮曰
凡有血氣之類不身剪剪殺也 時殺 又曰禽獸不以其時殺非孝也 魏獻子田 傳曰
魏獻子合諸侯城周田于大陸而卒范獻子出其柏椰以其未復君命而田也 晉厲公田 又曰
晉厲公田使婦人先殺而飲酒而後大夫殺注先婦人後卿佐 苟或違於禮經 則
何殊於暴物 禮天子諸侯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禽荒原心狂 老子曰馳
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志荒 武公之志荒矣 好弋 曹伯陽 恒畋 恒於遊畋時謂
淫風 太康尸位 書畋于有洛十旬不返有窮后羿距于河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長沙削縣漢長沙王建德獵縱火燔民九十家坐棄市宣詔捨之削八縣　習於田獵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　淫于原獸思其麀鹿並后羿　獲胎拾卵文選蚳蝝盡取　割鮮染輪選文　欲旣犯時欲無犯時　殺而盡物心苟發狂　敝斯亂政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武功載績雖聞七月之詩　遊田為恒須憚三風之戒　長楊觀獵漢武命輸獸長楊宮令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灞陵夜獵舊時將軍　詩刺盧令詩盧令刺荒也齊襄公好畋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刺之盧犬名　禮稱羅氏禮羅氏致鹿與女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也戒諸侯也羅氏掌鳥獸者　作長楊賦揚子雲作長楊賦以諫漢

帝獵也

上廣成頌馬融字季長為校書時人以文德可興武德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故上廣成頌諫之

虞人之箴戒田獵也

樊氏之戒楚莊王好畋樊夫人為之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為之自戒也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焉戒

無淫于田書周公作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也

東方諫止武帝令吾丘壽王舉籍河南提封頃畝欲除為上林東方朔諫乃止舉籍謂舉數其籍也

戴陵獲罪魏長水校尉戴陵諫上獵減死一等

蒐狩三

原賦魏應瑒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

皇宰奕而陶運樹匡翼而大摹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敎於海隅時霜凄而淹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鷙鳥別而高厲旣乃擇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雕輅駟飛黃擁簫鉦建九斿按轡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抗旌八校組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方軌連質鷩飈四駭衝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

巒俯掣奔猴仰捷飛猱雲幕被於廣野京燎照乎平原醴胊充給洪施普宣

增䟽漢司馬相如諫長楊獵䟽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

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九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

禮儀部七辟雍 太學

辟雍一

原說文曰辟雍天子饗飲處也 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又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 孝

經鉤命決曰天子臨辟雍親割牲以尊三老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雝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言雝也雝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　增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箋宮謂辟雍宮也又曰於樂辟雍　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先儒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雍　原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　增禮統四方攸同皇王辟雍

注辟雍教化天下也　王制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右學大學也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疏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辟雍大學在郊劉氏以為周之小學為辟雍在郊　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　月令論清廟太廟明堂大學辟雍異名而同事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外水曰辟雍　史記封禪書豐鄗有天

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正義曰周文武豐鄗皆置辟雍故秦立祠　三輔黃圖云文王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辟雍　漢禮志成帝時揵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以風化天下成帝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及王莽為宰衡遂興辟雍

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　原景十三王傳河間

獻王德修學好古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來朝獻雅樂

對三雍宮　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　增光武

中元元年初起辟雍注漢宮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

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　原

明帝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

大射之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增張純

傳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禮義旣富而教者也乃按

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言宜立辟雍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　陽嘉二年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　原甘露二年明帝幸辟雍命羣臣令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增晉紀武帝泰始六年幸辟雍行鄉飲酒禮北史太和十年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　唐歸崇敬傳皇太子欲臨國

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
學曰辟雍在禮為澤宮前世或曰璧沼璧池亦言學省
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宫晉武帝臨辟雍行
鄉飲禮别置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
北齊立國子寺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
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省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
品司業為左師右師位四品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
五經博士有詔集百官議皆以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

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宋崇寧元年初建辟雍外圓内方為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宰臣言奉詔立學官貢士仍建外學於王國之南待其歲攷行藝升之太學增上舍二百人内舍六百人處上舍内舍於太學處外舍於外學十二月為文宣王殿三年十一月幸太學遂幸辟雍大觀二年正月朔御製辟雍記　原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圜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

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增蔡邕明堂
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圜水四周璧
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
其釋辟雍雖明而於泮水則礙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
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
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
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
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振鷺于飛于彼

西雍說者以雍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

耳

辟雍二

原行禮辟雍詩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無不歸服　班政終軍書建三宮之文質彰厥職之所宜注三宮班政有文質也　於樂詩於樂辟雍注文王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於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喜樂乎諸在辟雍者言感中和之至也

乃營文選造舟清池維水泱泱乃營三宮謂明堂辟雍靈臺也　左制文選左制辟雍在明堂之左

中圜詳辟雍一　明帝踐後漢明帝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獻王對漢武帝時事詳辟雍一

讚典禮曹植七畧云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删流俗之華

談綜孔氏之舊章整法駕王沈辟雍頌云天子親整法駕撫玉輅幸於雍宮親拜三老五更出於南門之外聖皇涖止詳後班固辟雍詩皇王教化見禮統詳辟雍一養老之制王沈辟雍頌序云唐虞三代咸崇辟雍養老之制也親降萬乘之尊執弟子之禮自春秋以來禮樂昏廢惟東京之後始創其義道德之富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增羣臣賦詩詳辟雍一天子親割詳辟雍一名會任延漢任延為潁川守永平二年名會辟雍名拜承宮漢明帝永平中臨辟雍名拜承宮為博士圜橋觀聽臨雍賦詩俱詳辟雍一諸王來會漢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藩儒者為榮漢伏恭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辟雍三

原賦後漢李尤辟雍賦曰太學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天羣曜彌光太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巖巖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羣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遝延忠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戴甫垂畢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儋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

大輅玉象犀龜　晉傅休奕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枉萬乘之尊兮以幸辟雍鹵簿齊列羣官正容侍衛參差陛戟百重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

增詩漢班固辟雍詩曰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涖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原頌陳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

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玆上德握天鏡而渡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玆匕鬯儀天以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為樂造次必儒粤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摳衣即席對揚天人開闢大訓清言既

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動音辭鋒起問難泉涌辨紛綸之
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
辨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晏忸其訓詁穆穆焉洋
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
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廙逞其詞所以述
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陵以下才敢為頌曰皇運勃起
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黄旌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
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鑾有聲弘風講肆崇儒

肅成丹書貴道黄金賤篚洙泗興業闕里增榮

增銘漢李尤辟雍銘曰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太學一

原杜氏通典曰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　夏后氏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　殷制太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喻童蒙又云瞽瞽矇之所尊也　周制太學為東膠小學為

虞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以小學爲虞庠之制又曰

天子曰辟雍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太學一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樂正崇四術

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師氏掌以媺詔王馬融曰媺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

以事而諭諸德也蠘音美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者中德也鄭元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敏德仁義順時者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為也鄭元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善事父母之行盡其愛敬二曰友行以尊賢良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馬融曰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也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勾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安靜

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者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武王踐祚名師尚父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其端不可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業必先王經典古之教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間也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

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臨視重棄賢者之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不變移之郊郊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不變移之遂遂郊外也大夫掌使習禮也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大學從此缺矣周禮曰大司樂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鄭

康成注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也　又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注云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也　又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禮記云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云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增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道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尚書大
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
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
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
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
子　大戴禮注白虎通曰八歳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
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
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內則曰十

年就外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　禮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地官師氏教國子三德至敬孝　三行孝友順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保氏教國子六藝六儀使其屬守王闈宮中之巷門　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差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知長而治道得矣

原漢高帝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學之士也）孝景不任儒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具官謂備員而已）武帝立後延儒者數百（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有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於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宏為丞相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

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

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　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魯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增建武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曰先建太學造立横舍車駕親臨觀饗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惟賢是登　十九年拜桓榮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辨明經義有藴藉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　樊準上疏曰光武受命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垂情

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多名名儒以充禮官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渠來入就學　章帝元和二年五月賜博士員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疋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和帝永元十

二年三月賜博士員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疋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壬戌還京師幸太學　順帝即位翟酺為將作大匠六年九月繕起太學上言孝文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内外講堂諸生横巷為海内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

學帝從之乃以永建六年繕起太學更拓房室學者爲
酺立碑銘於學云　陽嘉元年七月以太學新成試明
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原質帝本初
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
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
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首見拔者少桓
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
南胡憲陳留恭幸奭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

白安賀童子潁川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愿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

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晉摯虞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

增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有差

原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大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二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

其高第為郎中郎巾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每試不通者各隨後輩復試試通如前補用　增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二千石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卓然可觀　太和二年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其高選博

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　四
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
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
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
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劉馥正始中上疏曰
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
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學者有名而無實設教
而無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

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

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圜丘
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
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
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
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
心常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
數公謂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
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　原晉武帝初太學生
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十餘人才任四品

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子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者也　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增王導上書曰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非所以端本靖末也今若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從之征南

將軍戴邈言庠序廢宜尚道崇儒以勵風化瑯琊王從之始立大學　原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三漢舊事博士之職惟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

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髙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脩立學校惟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

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所謂曲禮也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沒丘明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亦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

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國子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

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脩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增表瓌成帝咸康三年上疏曰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　原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

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
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
增通鑑元嘉十五年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尤明
三禮毛詩以處士名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
授置生百餘人帝雅好文藝十六年使丹陽尹何尚之
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
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以巾構
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山又築室於

鍾山西爲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時國子學未立朱膺之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　原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可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名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人者必教學爲先將

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有所闕也若有國諱宜廢昔漢武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理故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讓齒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也時立學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板也

增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

興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冑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冑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採掇蓋亦梁之遺儒　齊時師保凝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惟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冑子以通經進仕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

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而乞言焉天和九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永以為式　原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隷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增煬帝即位後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諸經義疏搢紳咸宗

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灰燼矣 原唐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

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書省補

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

計數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寮設鄉飲之禮　增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　中宗神龍二年敕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修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匹四門學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

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其學業成而堪貢者
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有願入學者聽附
國子監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
附國子學讀書　明皇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
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設食清資
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　七年又令弘文崇
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
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

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天寶十二載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内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憲宗元和二年置

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敕宜令

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户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户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敕宜依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

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仁宗慶歷三年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試藝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生或至千餘人即隨秋試及科場罷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為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國子監詳定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又國子監惟七品以上子孫試補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不與致容偽妄請倣唐制立四門學示國家育才之廣

詔可　四年判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吏造錫慶院乏財費多乃復以太學爲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爲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最

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歴中嘗置内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以九百人爲額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爲右學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自

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而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生員釐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其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録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用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無從

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誡即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爲辟雍蔡京又奏古者即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黨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

人令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内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奏行之其勑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减太學博士正録員歸外學仍增博士為十員正録爲五員學生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為之置諸王宫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取士

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
徐畈言蔭補入官人須隸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
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即免銓試公私試嘗為第一人比
銓試推恩從之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
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六人為監生　十三年
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
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
七十員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

等以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取應充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　王映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奇爲太學養士之費　孝宗隆興三年黄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例授承務郎國子錄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禮部尚書趙汝

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歷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酸之士進取無他途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

興始建太學於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
信之俗違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
藝惟取決於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
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
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
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
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太學庶幾
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

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𥳑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偽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諷在外遇科舉則試於漕司　元太宗六年以馮志常為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　世祖至元八年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

學教習諸生於隨朝蒙古漢人百官選子弟俊秀者入學然未有員數　至元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凡讀書必先教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録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之抽籤令諸生復説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録附課簿以憑考校　至順二年制舉童子皆以天資頴悟超出兒輩或

能默誦經文書寫大字或能綴緝辭章講説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泰山尤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葉留耕問以四書大義則對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　原班彪奏曰臣聞師曰太學明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也　增三輔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　黄圖曰禮小學在公宫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

七里王莽為宰衡起靈臺作長安門宫南去提三百步起國學於郭内之西南為博士之宫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為射宫門西出殿堂南嚮為牆選士肄射於此中此之外為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為長滿倉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爲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相與買賣雍雍揖讓或論説槐下其東為太學宫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奸究理詞訟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

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髙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東坡蘇氏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名常出其中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

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禍敗固宜

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瓌三君

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

責者其庾亮乎　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

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

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

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已治人之

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太學二

原右學殷制　東膠周制　學官漢立太學之官　書府　教胄子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注胄子國子也　糾學士通典東膠所以糾收學士　養儁德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中學也庠言養也所以養儁德也　示敬道學記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博士掌教劉馥疏曰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

師氏詔王詳學一　教學為先古者建國教學為先　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為序不以尊卑為差　承師問道詳大戴禮見學一　化民成俗詳學一

增教養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論說禮記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光武立學東觀漢記光武五年初起太學 裴頠刻經晉惠帝時裴頠奏脩太學刻寫石經 三代學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四代學見禮記詳學一 漢設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唐廣學太宗廣學舍千三百區 補弟子後順帝紀詳學一 增遊學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人 圜橋門詳學一 祭瞽宗詳學一 營國子監建隆三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詔有司增脩祠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車駕臨幸 廣錫慶院慶歷四年王拱辰言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請以錫慶院為太學

葺講殿備乘輿臨幸原傳習雅言　討論大義　揚先儒之風知要道之善　既闡文明之教咸五登三　將令儒學之徒聞一知十

太學三

原銘後漢李尤太學銘曰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禮掃秦之弊褒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增表宋蘇軾賀駕幸太學表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

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黙通於先聖横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